

西南風雲錄

戲說劉文輝

(三)

● 巴山 (大陸作家)

中原大戰聯盟反蔣

緊張活動拉幫結派

一九二九年三月，劉文輝就任南京國民政府委任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後，又以二十四軍軍長兼川康邊防總指揮，擁兵十四萬，占據四川防區七十餘縣，實力之大為四川軍頭首屈一指。這時的劉文輝雄心勃勃，他盛氣地對他的部屬說：「我們要有遠大目標，我們的路要分幾步走，先要統一四川，然後問鼎中原，事在人為，人定勝天。」

正當一九二九年冬，蔣中正與唐生智發生戰爭時，劉文輝曾與唐生智聯名通電反蔣，唐生智戰敗，劉文輝一再聲明被人竊名，誰人肯信。一九三〇年三月，閻錫山、馮玉祥聯合桂係李宗仁、白崇禧討蔣。陳公博、王法勤代表汪精衛北上與各方接洽。西山會議派的鄒魯，謝持等到北平、天津一帶活動。

善於看風駛舵，搞投機著名的四川軍頭劉湘、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楊森以及李家鈺、

羅澤洲等，在風雲變幻，趁中原大戰之際，他們有的想出藥門、擴張事業；有的爭奪防地，大刮地皮；有的為本身利害，想別謀出路，一個個像賭場上的賭棍一樣，不是把賭注押在反蔣上，便是把賭注押在擁蔣上。劉湘、楊森則是押在擁蔣上，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李家鈺等則是押在反蔣上。

劉文輝看到國民黨內訌又起，國內將掀起空前的反蔣浪潮，他認定趁蔣中正的勢力還未控制全國的時候參加反蔣，正是他向外發展的大好時機。於是決定派他的駐南京代表冷杰生去北平活動。在閻錫山、馮玉祥與桂係醞釀反蔣時，劉文輝示意冷杰生辭去駐南京代表一職，改由楊樹勳就任駐南京代表。

一九三〇年三月下旬，馮玉祥在潼關成立副總司令部，劉文輝派吳晉航為代表去潼關，與馮保持聯絡。三月二十八日，閻錫山在太原同改組派陳公博、王法勤及西山會議派的鄒魯、謝持等密商，共商定：汪精衛為國民黨主席，謝持為國民黨政府主席，閻錫山為總司令。閻錫山討蔣的通電發出後，反蔣各方通電擁護閻錫山為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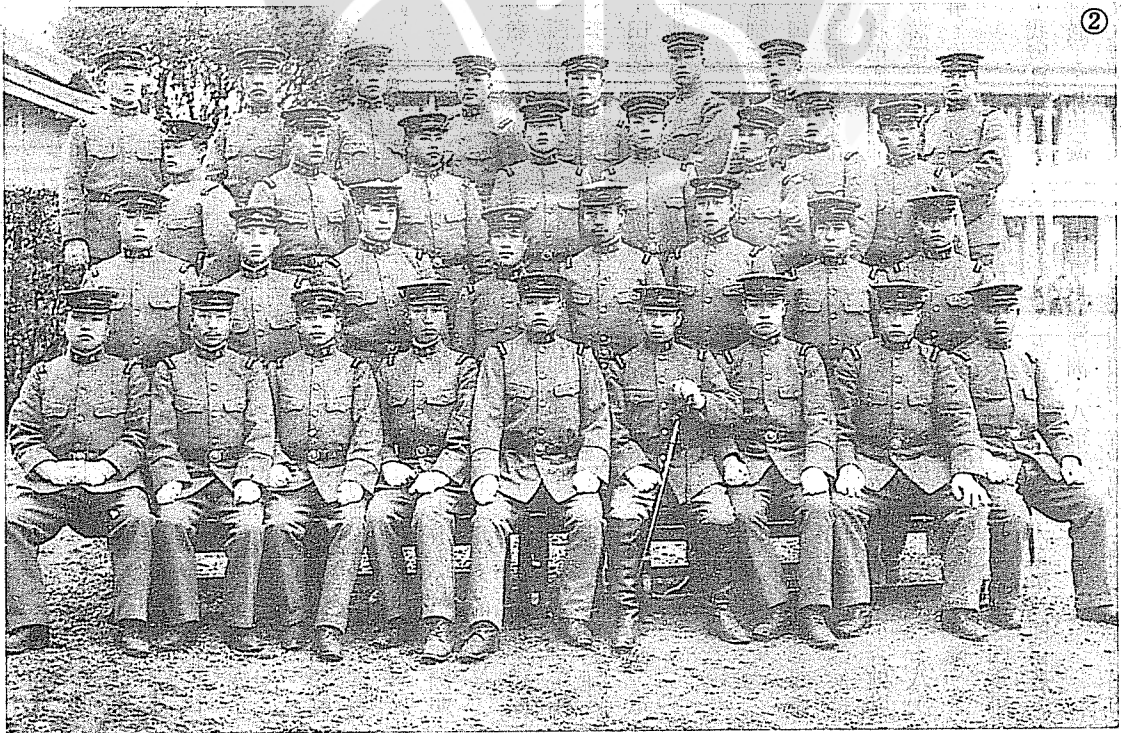
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張學良為副總司令。四月一日，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分別就任，劉文輝、鄧錫侯派代表張篤倫，田頌堯派代表謝天民去太原與閻錫山接洽。

李家鈺、羅澤洲深感楊森部隊久駐自己防區，壓力太大，楊森也感到在李家鈺、羅澤洲防區久駐不是長遠之計，而劉文輝、田頌堯、鄧錫侯曾允各撥給李家鈺、羅澤洲、楊森等一縣防地又不兌現，於是，李家鈺、羅澤洲、楊森商議說：「我們在上川東戰敗已處困境，為尋找出路，趁此各地反蔣之機，我們也提出自己的主張！」於是五月二日，李家鈺、羅澤洲、楊森在廣安天池舉行會議發出擁蔣通電，當蔣中正得到電訊，獲悉李家鈺、羅澤洲、楊森天池會議，係支持劉湘擁蔣並以分裂劉文輝為首的反蔣聯合組合。以壯大他討伐閻錫山、馮玉祥、桂系的聲勢。蔣中正即指令楊森出兵陝西，造成川局動亂，促使反蔣的四川各軍一變而為反閻錫山反馮玉祥反桂系的力量。蔣中正以國民政府主席名義致電四川各軍將領：「川將領業已在廣安天池會議公報。本中央務望川將領率兵出川攻陝，襲馮後方以收夾擊



①1964年2月劉文輝在北京家中留影。

②前排右三張為珊1930年任國民政府典禮局長兼任劉文輝與蔣介石間的聯絡員，張為珊的胞弟張為炯是劉文輝廿四軍參謀長。



之效，而奠黨國之基。決定由川陝邊防總司令楊森，率領該司令所屬部隊取道綏定城先行，第六師李家鈺、第十一師羅澤洲兩師繼續跟進。二十八、二十九軍軍長鄧錫侯、田頌堯率領部隊，集中川北為預備隊；二十四軍劉文輝負責川康邊防治安及籌劃軍費接濟事項。

組織聯盟促使反蔣

由於天池會議三項決定公佈和蔣中正電報發出後，鄧錫侯感到緊張，他怕李家鈺、羅澤洲借此脫離二十八軍投靠劉湘，又怕駐合川陳書農師受影響而不穩定。鄧錫侯立即召師長馬毓智、黃隱等密商對策。

田頌堯接蔣中正電和天池會三項辦法後，急忙採取措施。若李家鈺、羅澤洲、楊森出兵攻陝，他當然不能坐視不動。他除勸告李家鈺、羅澤洲、楊森必須慎重考慮出兵問題外，還加緊同劉存厚締結了攻守同盟。

這時鄧錫侯、田頌堯，急忙找到劉文輝商議。劉文輝提出：為穩定川局和李家鈺、羅澤洲兩師，在四川形成反蔣擁汪精衛、閻錫山、馮玉祥的聯合戰線，必須再給楊森一些好處，他才會和我們一致行動。劉文輝願意出錢給楊森補足軍費以團結楊森及李家鈺和羅澤洲。於是商定：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三軍及各部每月共送楊森十一萬圓大洋。分派各軍頭擔負金額如下：劉存厚出二萬，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各出一萬，李家鈺、羅澤洲各出一至二萬，餘不足之數由劉文輝補足。劉文輝又找楊森代表劉鴻遠商議勸楊森

暫時勿攻綏定劉存厚，大家共同反蔣謀求新的出路。

劉湘在這次中原大戰中，他頗識時務，看出蔣中正大有前途，擁蔣可以自身撈到利益，一直站在蔣中正這一邊。於是四處活動，對抗劉文輝為首的保定系，他支持蔣中正討伐閻錫山、馮玉祥及桂系。劉湘於六月二十四日派劉沸澄、王海平赴四川渠縣拉攏楊森、捐棄前嫌，並達成三項協議：一、川東北各將領在中央領導下，一致團結，放棄過去封建式的派系團結；二、川東北各將領合作後，集中兵力於重慶，武裝維護川局和平；三、若川戰不幸爆發，川東北各軍一致出兵討伐之。

劉文輝盡力拉攏鄧錫侯、田頌堯、李家鈺等人一致反蔣，劉文輝希望馮玉祥、閻錫山得勝，實現他問鼎中原的野心；鄧錫侯、李家鈺也想借反蔣打破四川現狀，以擴大防地；田頌堯則希望反蔣得到好處，以提高地位，為此他慫恿劉文輝盡早領銜通電反蔣。

劉文輝駐北平代表冷杰生密電劉文輝，說汪精衛、閻錫山、馮玉祥已委任劉文輝為國府委員和第六方面軍總司令。此時劉文輝眉頭一縷，計上心來，於八月二十五日，在成都將軍衙門軍部，令邊務處編輯科長韓文畦起草反蔣電文，韓提醒劉文輝說：「軍長，這是件大事，你反蔣要考慮的政治地位和利益問題！」

劉文輝說：「文畦，你放心，我與鄧錫侯軍長、田頌堯軍長他們把一切都商量過了，你快擬電報就是！」接著劉文輝口授電文大意，由韓文

畦筆錄。

八月二十六日，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研商倒蔣電文，劉文輝親自唸了一遍，鄧、田兩人都說：「好，贊成、贊成！」兩人簽了名。劉文輝向鄧錫侯、田頌堯提出要求說：「我們三部共出兵八萬攻湖北，如果劉湘不允許假道夔、巫不要我們出川，就先攻劉湘。」鄧錫侯、田頌堯立即同意劉文輝的意見。

八月二十八日晚，劉文輝怕鄧錫侯、田頌堯臨陣脫逃，他邀三軍部隊的師、旅長開會，當場把反蔣電報讀給大家聽。這時正值蔣中正大舉反擊閻錫山的晉軍，晉軍遭到大敗。在這緊要關頭，素以圓滑，兩面討好巧取豪奪出名的鄧錫侯，恐蔣獲勝，將來難以轉圜，對拍發反蔣電文猶豫不決，李家鈺即站起來說：「既已簽字，一定拍發，大丈夫敢作敢當！」劉文輝趁勢將電文稿交鄧錫侯、田頌堯。又向楊森代表劉介藩會商，電告楊森早日通電反蔣。

策劃出兵同時通電

一九三〇年八月二十八日，劉文輝經鄧錫侯、田頌堯商定擬定出兵計劃：以楊森、鄧錫侯部為一路，田頌堯為一路，協迫劉湘出川，否則以兵戎相見。又經商定，出兵時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軍擴充為八個軍：一軍軍長冷寅東、二軍軍長劉文輝（兼）、三軍軍長夏首勛、四軍軍長馬毓智、五軍軍長李家鈺、六軍軍長陳書農、七軍軍長羅澤洲、八軍軍長孫震。

由劉文輝領銜，有鄧錫侯、田頌堯等列名的

①



②



西南風雲人物

① 抗戰時任集團軍總司令戰區副司令長官的孫震。

② 中原大戰前後任川軍師長的潘文華。

③ 抗戰時任第七戰區司令長官的劉湘。

③



倒蔣電文，直到與蔣中正南京國民政府對立的北平閻錫山、汪精衛國民政府成立的前三天，即一九三〇年九月六日才發出：「北伐告功，時逾兩載，新建之宇，重陷紛紜。亂因固匪一端，症結究由失敗。目前全國憤詰，咸以為自我公秉軸以來，私謁盈庭，儉任居安，爭權專攬，賄賂公行。私製二全大會而黨紀亡，迫害邦國元良而人理絕。凡此日騰民國之責詬，豈云悉是政敵之爛言。……願我方主持，其武靡大，莫肯恤乎人言；而文輝等則怵於江可羞，冀能不遠而復。故歷經李、黃、張、唐、馮、閻諸公兵諫之後，而訖不忍師也……。而武力統一者，窮夫禍亂之由，則羞難泯。審夫勝負莫知，則辭讓又尚見夫輿情，所向則非易明。萬方阨陁，日由一人擴充……。文輝等身領師干，志期報國，際茲千鈞一髮，寧當坐視淪胥。敢請我公憫民命之重絕，國脈之將亡，以湧退完前功，以與人明本志。克日下野，息事寧人……。」

劉文輝發出反蔣電，又與楊森代表劉鴻逵會商，電告楊森早日通電反蔣。九月六日，汪精衛致電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指出：「……今者，長江至武漢，以至吳越，駐軍盡撤，諸兄出師東下，目的固在破敵，實際不易填防。在川民既減輕負擔，在川軍亦得展步，……」這正合劉文輝問鼎中原的夙願。

蔣中正收到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促他下野的通電後，既氣又驚慌，怕遭致連鎖反應，波及全國。他慌忙趕到南京三元巷總部。找國民政府典禮局局長兼總司令副官長張為珊（希壽），

張為珊的胞弟張為炯是劉文輝二十四軍參謀長，蔣中正找到張為珊先是大怒，責罵張為珊：「我任用劉文輝完全是你的介紹和推荐，他現在通電反對我，你知道嗎？」張為珊趕緊認錯，張為珊是個老實人，為人忠厚，辦事負責，小心謹慎，蔣介石怒氣漸消，又說：「你趕快打電話給劉文輝，要他申明通電是匿名電，以挽回影響！」

劉文輝等通電反蔣，汪精衛、閻錫山電委劉文輝為第六方面軍總司令，鄧錫侯、田頌堯為副總司令，楊森為前敵總指揮。劉文輝接受委任後，復電閻錫山、汪精衛表示即日出兵。

汪精衛等偃旗息鼓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七日，張學良召開東北軍將領指示機宜後，發佈進軍關內的動員令。十八日發出擁護蔣介石呼籲和平的通電，當天下午令于學忠從瀋陽率兵入關。

十九日晚，汪精衛等人見到張學良率兵入關事態嚴重，決定逃往太原，擴大會議和新成立的北平國民政府祇好偃旗息鼓。

楊森見北平政府垮臺，感到自己未通電反蔣，正是他聯劉湘投蔣的大好時機，並指責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毫無誠意，不惟不撥給防地，即對一口承認按月給付協餉，從未對現，等於畫餅。

劉文輝為安撫楊森，便找鄧錫侯、田頌堯商議，大家認為楊森正是四川北道將領重心，非給予救濟不可。

李家鈺自領銜發出齊電後，一心鼓動川軍出

兵，另圖向外發展，想另起爐灶。

一九三〇年十月十日「雙十節」這天，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為了顯示實力，在成都西戰場閱兵，計有二十四軍向廷培旅，二十八軍陳離旅，二十九軍胡開旅，官兵近五千人，以夏首勛仲實為總指揮，劉文輝為總檢閱官。劉文輝說：「今天是第十九個國慶紀念日，我覺得三軍同仁反蔣應該互相勉勵兩點：一、不要怕失敗，續承先烈失敗精神，二要努力團結，方可戰勝環境。三軍共二十萬人，進可以解決國事，退可以整理四川。」鄧錫侯接著講話，他說：「三軍聯合向外發展，今後從內心方面團結，不要互相旋開水游（四川話玩滑頭之意）。出兵反蔣，盼大家集思廣議，務期短期內見諸行動。」李家鈺登台表示態度，他說：「請三軍長不要互相爭長論短，祇須推人領導，實行向外發展，並促劉湘放出渝、萬，以備屯兵之用，希三軍將領認真對待魚、齊兩電，不要因北方風雲有變而退縮。」

一九三〇年十月八日，馮玉祥到石家莊與閻錫山會晤，蔣中正迫使閻、馮下野。十月十九日，蔣中正、閻錫山、馮玉祥中原大戰至此結束。

劉文輝等驚慌失措

汪精衛、閻錫山、馮玉祥反蔣失敗，引起川軍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等人的驚慌亂；劉文輝苦惱的埋怨：連說「冷杰生誤我矣！」

蔣中正對劉文輝施加壓力，他對四川軍頭提出三點指令：一、改組四川省政府；二、肅清反動；三、編遣軍隊。並令劉湘會同北道李家鈺、

羅澤洲、楊森查辦。十月十四日，劉文輝急電南京國民政府，企圖為自己洗刷，說他擁護中央，始終不渝，又派張瀾到南京向蔣中正說情。

鄧錫侯駐京代表曹熾昌向南京政府陳述：通電係受劉文輝挾制而發，並非鄧錫侯本人意願。田頌堯乾脆把責任推得精光，他電駐京代表謝天民向蔣中正表白，列名通電非本人簽字，田對中央永遠忠誠。仰承劉文輝鼻息過日的四川省黨務指導委員會主席兼劉文輝第二師師長的向傳義（育仁），為要搶先在蔣中正面前掩飾自己，指使其參謀長熊慕顏向蔣中正解釋。

劉文輝見形勢對自己更加不利，又急忙採取對策。他於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派向傳義去南京，乞求蔣中正諒解，表示川軍事及黨務糾紛，一切請由蔣中正主席決定。

在四川內部，劉文輝加緊拉攏鄧錫侯、田頌堯穩住李家鈺、羅澤洲、楊森，重新合作，藉以分散劉湘力量。又請他的大哥劉昇庭以長輩的身分去重慶，向劉湘拉家族關係，托劉湘代劉文輝向蔣中正進言。後經蔣中正同意劉湘意見，劉湘仍任善後督辦，劉文輝仍任四川省主席，各人的職權依然在自己防區內行使。

這樣一來，四川好像暫時風平浪靜了。軍頭們在中原大戰中的反蔣、擁蔣鬧劇，也就此收場，但也促使四川軍頭們內部分裂。（本文係馬宣偉先生提供資料，在此表示感謝。）

插手北道戰爭

川東混戰爆發原因

四川軍頭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兩年間，連續爆發了上川東與下川東兩次混戰，劉湘與劉文輝分別獲勝。李家鈺、羅澤洲、楊森、賴心輝等八部隊聯軍一再遭到失敗。

由於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十二師師長羅澤洲內部譁變，兵眾擁立該師原獨立旅劉瑞文（殿勛）旅長為師長，其團長李俊升為旅長，把羅澤洲及其弟羅雲安扣留於順慶（南充）靖江樓。引起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的干涉，導致一九三一年的北道戰，後竟演變成劉湘與劉文輝二人出兵爭奪四川霸權的「二劉大戰」，因此，「北道戰爭」可說是「二劉大戰」的前奏。

北道，是鄧錫侯的第十一師師長羅澤洲所佔據的南充、廣安、蓬安、營山、渠縣、岳池等縣和四川邊防司令李家鈺所盤據的遂寧、安岳、樂至、潼南、華陽、簡陽（與馬毓智師合駐）、蓬溪、射洪（與田頌堯部合駐）等縣防區的總稱。羅澤洲本是二十八軍鄧錫侯部第十一師師長

，原有防地十一縣。自上東、下東之戰失敗，被劉湘佔去四縣，尚剩下七縣，仍與李家鈺、楊森兩部互為犄角之勢，聲應氣通。羅澤洲部有五旅、十八團二萬人左右。李家鈺、羅澤洲是四川軍官學校同學，是四川蒲江縣人，又是表親；兩人當了師長後，防地連成一片；又聯絡四川軍官生，速成軍官系，欲脫離鄧錫侯，在四川各派系軍頭中獨樹一幟，能躋身於四川大軍頭的行列。

所以，李家鈺和羅澤洲根本沒有把鄧錫侯放在眼裏。有一次，李家鈺在鄧錫侯華興街住宅內為錢的事發生爭吵；鄧大罵：「老子今天槍斃你狗彘的」，而李家鈺亦不示弱並回敬道：「你狗彘的敢！」，鄧說：「押起來！」，李又回敬：「你敢」。這說明李、鄧的矛盾已經嚴重惡化。

解鄧錫侯燃眉之急

一九三一年二月初，羅澤洲、李家鈺、謝無圻召開「倒鄧錫侯」的遂寧會議，楊森派代表參加。經商定，羅澤洲脫離鄧錫侯歸李家鈺指揮；二月十日，李家鈺出兵包圍順慶並佔領了它。隨著，楊森又佔領了廣安、岳池、渠縣、營山、蓬溪五縣。李家鈺為吃掉陳鴻文（光藻）、羅澤洲兩部，欲委羅澤洲為邊防軍第四師師長、陳鴻文為邊防軍第五師師長。李家鈺想收編該師後代替鄧錫侯當二十八軍軍長。鄧錫侯立即邀劉文輝、田頌堯共同調停北道爭端，如果調停無效，鄧錫侯、田頌堯、劉文輝擬對李家鈺大張撻伐。劉文輝仗自己錢多、兵多，想趁機借鄧錫侯之手，將所部插進北道，竭力慫恿鄧錫侯討伐李家鈺和羅澤洲。劉文輝對鄧錫侯說：「晉康兄（鄧錫侯字晉康），你要對李其相、羅澤洲加以懲戒，以整飭綱紀。這完全做得到；要不你這麼多部隊將來如何統率，又如何將將？」；田頌堯火上加油地說：「我們要有一定的威嚴嘛！」劉文輝繼續說：「我這是僅從晉康兄的軍隊建設來說；從全川來說，李家鈺、羅澤洲、楊森是四川禍亂的根源，理當討伐！晉康兄，我們三軍沒有話說，有

難同當，出兵有困難我協助解決！」田頌堯又向鄧錫侯打氣、並勸鄧錫侯說：「晉康兄，有難處自乾兄幫助；你出兵勝利在握！」鄧錫侯忙給劉文輝戴高帽子說：「當然，自乾兄身為四川省主席，理當由你懲戒搗亂的將領；只是現在陳鴻文部隊丟了防地，伙餉無著，望諸公救濟啊！」田頌堯對說到出錢便不開腔，兩眼望著劉文輝，也知道劉文輝就是想吃掉陳鴻文部隊，見機會已到，便說：「晉康兄，你不要為難，我派人送五萬圓到蓬安，作為陳鴻文的開拔費；部隊到成都，有困難再解決。」鄧錫侯笑著說：「好、好、好，自乾兄，你算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了。」

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九日，鄧錫侯召集所部將領齊集成都，商議討論出兵北道的事並作出進擊李家鈺、羅澤洲的作戰部署。決定：第二師師長黃隱（逸民）為前敵總指揮，率鄧國璋、牛錫光（範九）、刁仕杰（文俊）三個旅向遂寧推進；馬毓智（德齋）、陳鴻文兩師由簡陽渡過沱江，分兩路進攻樂至、安岳，轉向遂寧；劉文輝派陳萬仞、李玉書、林梅坡三個旅由資中、內江向安岳、遂寧攻擊前進；田頌堯派出八個團，由南部縣進攻蓬溪、南充，威脅遂寧。這樣一來，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三軍共出動四十個團的兵力。

劉文輝進攻李家鈺

劉文輝於一九三〇年十月參加閬錫山、馮玉祥等的反蔣失敗；但蔣中正無力西顧；劉文輝又用大量款項在南京活動，才保住國民黨南京政府

所委任的四川省主席職位；但他稱霸全川的野心並未收斂。並且認識到，四川現存的「三角鼎立」之勢，即以劉湘為首的重慶下川東；以李家鈺、羅澤洲、楊森為主盤踞的北道和以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盤踞的川西南和川北。而今劉文輝只有著手先解決李家鈺、羅澤洲而據有北道，才能待時統一四川。所以，劉文輝要懲慮鄧錫侯討伐李家鈺了。

一九三二年三月二十四日，劉文輝的陳鳴謙旅、李玉書旅和林梅坡旅向安岳之周禮場、平灘場一帶出動；田頌堯分兵兩路，一路經射洪向太和鎮、槐花場一帶出動，另一路由西充南下，進至李渡，向遂寧壓迫。東路由鄧錫侯部第七師師長馬毓智指揮並率所部及江防軍、楊秀春旅、陳鴻文師共二十個團從簡陽向遂寧進發。第四混成旅劉乃鑄則配合田頌堯攻取順慶；楊森為防順慶的羅澤洲部向岳池逃竄，又調楊漢忠旅開往清溪場、興隆場一帶防堵。

三月二十六日，鄧錫侯下達總攻擊令。李家鈺部的獨立旅旅長葉濟時早已密議歸鄧，因而鄧部尚未進攻葉旅時，便率部向成都開拔。傍晚，劉文輝部夏首勳師指揮李玉書、陳鳴謙、林梅坡旅於二十七日晨，攻佔安岳。李家鈺自知力不能敵，除留少數部隊守城外，於深夜乘汽車朝順慶逃走。這一方二十八日繼續攻潼南；陳鴻文師亦於二十七日晚佔領樂至，繼下分水嶺。田頌堯集五個團兵力於射洪，由曾憲棟（南夫）指揮，防止李家鈺敗逃北竄。二十六日，將李家鈺駐太和鎮的兩個團包圍繳械；二十八日，與黃隱指揮之牛

錫光等旅一同進佔蓬溪。羅迺瓊（伯常）部亦於二十九日晨佔領西充；各軍齊向遂寧推進。雙方短兵相接十餘次，傷亡約達千餘人。李家鈺終以寡不敵眾，急電鄧錫侯求情，稱「邊防軍向受二十八軍節制、指揮，今軍長突派大軍節節進逼，職為維持二十八軍系統起見，故讓華陽、簡陽，再讓樂至、安岳，現已逼近遂寧，仍無抵抗心理，惟望軍長慎重處置。」云云。鄧錫侯即復電，要四川邊防軍今後服從二十八軍調動、指揮，所有邊防區內行政、財政、人事等，均須報鄧錫侯核定；並限期將羅澤洲押解成都查辦。同時，二十八軍將領鑒於李家鈺平時對上級跋扈，對同僚驕傲，特由黃隱領銜，致電忠告，促其自動下野；李家鈺置之不理。二十八日，陳鴻文、陳鳴謙、李玉書等部，在國清寺、南瓜寨一帶與李家鈺激戰；李軍敗走。二十九日攻佔安居壩，進迫遂寧城下。李家鈺惶惶失措，至深夜，留下小部守城，率隊向南充逃走。劉文輝、鄧錫侯部隊於三十日晨攻佔遂寧城，俘獲李家鈺軍達四團之多。李家鈺原防地悉被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三軍分別佔領。

劉湘進行武裝調停

劉湘深謀遠慮，善於利用時機。當順慶靖江樓事變發生、北道形勢急劇變化之時，他以靜待變，等待二十八軍內部分化及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出兵北道，李家鈺一再發出請求他出兵援助的呼籲、函電之後，劉湘這時才認為時機到了。

當時，劉湘與李家鈺、羅澤洲防地並不相連，重慶與遂寧、南充之間尚隔着鄧錫侯第三師師長陳書農（頂勛）部駐在合川、璧山、大足、銅梁、武勝一帶。三月三十一日，劉湘公然宣佈站在李家鈺、羅澤洲一邊，指責鄧錫侯。劉湘出兵制止北道戰爭，令王縉緒、潘文華兩師長及藍文彬旅等共率五、六團的兵力，同時向合川、璧山推進。四月二日晨佔領合川。接連又攻佔銅梁、武勝，不到半月佔領四縣。楊森見到劉湘出兵，立即電李家鈺、羅澤洲死守順慶，並派楊漢域、喬德壽兩部援助。李家鈺、楊森、羅澤洲還聯合發出通電，指責鄧錫侯「破壞川局和平，摧殘北道將領」，聲言「將與之奮戰到底。」

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恐怕戰事拖長，造成劉湘、楊森、李家鈺、羅澤洲的大聯合，使北道爭端更加複雜化；遂採取先發制人辦法，佔領遂寧及李家鈺所有防地。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的進攻部隊，在柏家灣、槐花場、國青寺三地遇到抵抗；布防何家灣的李家鈺部副旅長張熙民率七個營，一度擊退陳鴻文、王元虎、李玉書三部八個團合圍的兵力，陳鴻文等損失約千人。三部以優勢兵力，遭此挫敗，極為懊喪。

為慶祝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三軍佔領遂寧的勝利，鄧部師長黃隱，以前敵總指揮的身分宴請各部團以上的軍官。劉文輝部旅長林梅坡為爭奪遂寧，借著酒興，提著手槍在黃隱面前晃來晃去，指著黃隱說：「你是總指揮，我認不倒，攻遂寧是大家的力量；要遂寧，槍桿子上來取！」黃隱忍耐著說：「林旅長，防地是兩軍軍事會

議上決定的啊！」，林梅坡破口大罵，桌子上下巴掌說：「回去燒你的鴉片煙，你是癮客；你老漢（黃父名黃炎，也吸鴉片）是煙客；你是啥子總指揮啊！」黃氣憤地說：「林梅坡，你不要太過份了！」黃的衛士張北斗也掏出了手槍。劉吉甫連忙勸開說：「梅坡吃醉了！」黃隱當即離席，第二天返回成都，聲稱：「林羅漢（林梅坡的綽號）欺人太甚；我總有一天要打二十四軍！」這便種下了次年田頌堯與劉文輝在成都巷戰時，黃隱出兵助田的「種子」。

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擊敗李家鈺、羅澤洲；這時候劉湘出兵是對李家鈺和羅澤洲莫大的幫助；楊森令五旅、二十個團分兩路出兵與羅澤洲和李家鈺部聯盟形式攻西充和遂寧。

劉文輝在這次戰爭中，擴大了防地，相繼收編了陳鴻文師，收容了陳書農師，實力增大了，稱霸四川的野心也隨之膨脹。

北道戰爭最後結局

由於全川大小軍頭捲入北道爭奪，大家都把隊伍開到順慶城及周圍場鎮，形成互相對峙和牽制的局面。在這種形勢下，劉文輝與鄧錫侯、田頌堯召集三部大小頭目會商；結果李家鈺仍歸二十八軍，編為第一師，李家鈺任副軍長兼第一師師長，退出順慶，劃儀隴、蓬溪、營山為他的防地，師部設周口；全師伙餉月需二十萬，由劉湘

給六萬、楊森給四萬，劉文輝、田頌堯劃射洪、蓬溪稅收三分之一補助李家鈺師，不足之款在防區內自行解決。羅澤洲任蔣中正委任的二十三師

師長，部隊三千餘人，劉湘劃武勝給羅作防地，每月給伙餉四萬元。陳書農師每月由劉文輝補助兩萬元伙餉，並讓出安岳為陳部的防區。

這一戰的結果：劉湘獲得合川、璧山、銅梁、大足四縣防地及李家鈺、羅澤洲、楊森三軍的依附；劉文輝得到南充、遂寧、蓬溪、潼南、樂至、永川的防地及陳鴻文和彭韓二萬餘眾部隊；田頌堯得到何德隅、葉濟時、馬光、劉漢雄等旅部隊；唯有鄧錫侯兵又失地。

在這之前的六月二十五日，吳佩孚來順慶勸李家鈺回歸二十八軍系統。李在順慶果山公園的長亭佈置歡迎會場，沿街掛彩燈、紮牌坊，由嘉陵男女中學、西充中學的學生充當招待員和宣傳員。六月二十五日，楊森攜姨太太汪德芬陪吳佩孚夫婦乘汽車到達順慶。李家鈺、李注東、趙伯福、鄧和等師、旅長及順慶機關法團代表夾道歡迎；當晚，李家鈺設宴為吳、楊洗塵並親自到住處看望吳佩孚。吳痛恨羅澤洲在大竹繳過他的械；吳對李家鈺說：「其相，順慶是你的防地我才來，我絕不與忘恩負義的羅澤洲見面，請勿找他來，若他來了大家臉上都不好看，莫怪我吳佩孚不通情達理！」

晚上，李家鈺陪吳佩孚、楊森等人到果山劇院，特為吳佩孚設了「開席」，邊吃邊看。開戲前李家鈺親送戲目摺子至吳大帥面前說：「請大家『點戲』」；吳佩孚翻看了戲目摺子，點了一齣《伍申路會》，賞大洋一百元；其次由楊森點了《刺路》，賞洋五十元；李家鈺點了《洪憲酷》也賞五十元。

六月二十七日，李家鈺又設宴專請吳佩孚和楊森。在宴席上，吳佩孚書寫了集句對聯贈李家鈺：「寒聲一夜傳刁斗；將軍三箭定天山」。

李家鈺得到劉湘的援助和支持，在營山地區逐步恢復邊防軍為十八個團；並加緊了部隊的訓練，以靜心等待劉湘、劉文輝爭奪四川霸權的戰爭爆發，好乘機收復失地。

二劉混戰——又名「榮威之戰」

二劉之戰主要原因

劉湘與劉文輝本有叔侄之誼，為何竟至兵戎相見？乃因一九三一年「北道戰爭」之後，劉湘、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李家鈺、羅澤洲、楊森、劉存厚等的力量都匯集在川北地區，南充、遂寧及其周圍各縣，成為爭奪的焦點；尤以劉湘、劉文輝的實力更較雄厚。劉文輝的軍隊有一百二十個團左右，其防區除上、下川南及西康外，還有上川東及川北部份地區共七十餘縣。劉湘的軍隊約八十個團左右，其防地佔有下川東二十縣，尤其擁有要地重慶。因此，二劉爭霸四川已成難於避免之趨勢，也是防區制必然結果。這是由於：

(一) 互爭雄長

一九三二年夏，劉湘在重慶召集二十一軍成區教育會議，由劉湘主持，致詞中有這麼一段話

：「我統一四川後，先要發展土產，如榮昌燒酒房的泥金茶壺，隆昌的白豬兒，雖不依靠科學，亦能使農戶發財，閉關亦能自守。」何魯時為重慶大學理學院長，他起立發言說：「國家富強必須依靠科學；如不依靠科學，請問督辦今天為何要穿西裝呢？」劉湘頓時面紅耳赤，後即退席。

劉湘這段話想統一四川的企圖已是昭然若揭。劉文輝曾談到他的思想是「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你劉湘算個什麼？你想稱霸四川，我劉文輝不僅是想統一四川，而且要割據西南；如派兵援助胡若愚回雲南，在貴州支持王家烈，又握有四川大部份富庶之區等，表明「志在不小」，因而已深深引起劉湘的嫉恨。二劉之互相爭雄，終必發展到二劉之戰。

(二) 互相收買

劉文輝於一九三一年五月到重慶，名為弔唁劉湘喪母，實則乘機收買劉湘部下范紹增師長、藍文彬旅長；而劉湘對二十四軍的師長張志和、旅長陳鳴謙等亦有勾結，劉湘出巨款三十餘萬元收買了陳鳴謙；此外，劉文輝還命令駐防江津的張清平師，截斷重慶糧源，使劉湘更積憤難平，亟圖報復。

(三) 保定系同學的分化

四川軍閥共分兩大派，即速成系與保定系。速成系以劉湘為首，主要成員為楊森、潘文華、王陵基、唐式遵、王纘緒、張斯可、傅常、李劍鳴、郭昌明等；保定系分別以劉文輝、鄧錫侯、

田頌堯為首，主要成員為孫震、冷寅東、夏首勛、黃隱、陳書農、張志和、張為炯等。

劉文輝挾保定系以自重，用以威脅劉湘；保定系內部，劉文輝是劉湘的么叔，他常以二劉合作的勢態來鉗制鄧錫侯、田頌堯，劉以使二人唯他的馬首是瞻。劉湘見劉文輝的勢力日益膨脹，常為劉、鄧、田聯合勢力對抗自己而感到不安；因此，劉湘除依附蔣中正外，還積極分化劉、鄧、田的勢力，常以劉文輝高唱的「親戚之誼」、二劉合作為幌子來分化和相互利用。但一槽難容二馬，二劉心裏都很明白，要獨霸四川、打垮對手，必然要加緊積蓄壓倒對方的軍力和財力。

(三) 二劉合作的失敗

劉湘的參謀長鍾體乾、秘書長杜少棠、師長王陵基等均主張二劉合作；他們以為真正合作了，實力會超過全川三分之二，要發號施令，誰敢不遵？而且到適當時機，鄧、田可向陝西發展，劉湘可向兩湖發展，劉文輝可向滇黔發展，既可「問鼎中原」，又可減輕四川戰禍，一舉數得，實屬上計。鍾體乾以劉湘不聽勸告，乃不辭而別，息影省門。

(四) 妖人受尊，以神治軍

劉湘以迷信神道設教，先借神權來團聚二十一軍部屬，並進而借神權來統一四川。他利用妖人劉從雲，冒稱神仙，設壇講道：凡入道者先向真武祖師叩禮，再向劉從雲謝恩，由劉賜以法號，以官階的大小而分等、設級，如劉湘法號為玉

憲，劉文輝法號為玉猷，鄧錫侯法號為玉齊，楊森為玉勇，潘文華為玉羽，唐式遵為玉江，王纘緒為玉鮑，范紹增為玉泉，王陵基為玉道；大小軍人多以能入道為榮。劉湘並轉托劉從雲的「神旨」作啟示，要大家遵守奉行，不能違反「天意」；而劉文輝、鄧錫侯等則借入道以耍弄神仙，利用妖人，以達到各自的企圖。

當劉湘部屬問他：「督辦，你怎麼也信神、信道？」時，劉湘反問道：「你們要那麼多老婆都可以，我要個神仙還不行？嗯！」這正好說明了劉湘搞以神治軍，是對部屬和四川大小軍閥的愚弄；劉湘其實是借神權來團結、控制各個方面，作為擊敗劉文輝的一種政治手段。劉從雲對劉湘說：「一林不藏二虎，一川不容二流（二劉）」來挑起二劉混戰，弄得兩叔侄鬥得死去活來。

劉湘決定打劉文輝

由於劉湘、劉文輝的軍事實力都在膨脹，因此都懷有獨霸四川的野心。劉湘對劉文輝據有四川四十七縣，且多為富庶之區；霸佔富順、資中、內江的鹽稅、糖稅深為不滿。劉湘認為劉文輝不除，則不能獨霸四川；二劉的矛盾，從劉湘扣留劉文輝購買的飛機和其他一些事件，即可看出。

二劉大戰前，劉文輝以二百萬元巨款從法國購買了飛機並拆散分裝在五個鐵箱內，從上海運回四川，經過萬縣，被劉湘的師長王陵基扣留。劉文輝之兄劉文彩，派他的副官胡化鵬，潛入重慶

慶李子壩劉湘住宅行刺，胡藏在花園樹上餓了叁天，掉下來被活捉；劉文彩又設壇、紮草人，寫上劉湘名字和生辰年月，用刀插進草人腹部，欲用巫術致劉湘死命；恰在這時，劉湘染一小病。後劉湘得知此事，更恨劉文輝兄弟搞鬼，曾叫喚不休，質問劉文輝，故二人矛盾進一步激化。

一九三二年秋，劉文輝的大哥劉升庭到重慶會晤劉湘，作懇切的調處；終因二劉利害衝突深沉，毫無結果。之後，雙方電文指責，調兵遣將，戰雲密布，大有山雨欲來之勢。

在二劉大戰之前，劉湘就擬定了打擊劉文輝的作戰計劃並附親筆信報送蔣中正；蔣閱後覆信劉湘，同時又叫曾擴情密電劉湘：「如能有把握，在短期內解決劉文輝，可便宜行事。」

二劉在渝明爭暗鬥

劉文輝購買的飛機被劉湘扣留後，感到事態嚴重，決定親赴重慶，與劉湘商退飛機、軍械等問題。希望暫時緩和矛盾，並試探劉湘的底細。當時，劉文輝身為四川省主席，又是劉湘的長輩，屈身前去相見應找一個「藉口」；時逢五月七日，劉湘的母親病故於大邑原籍，劉湘怕離重慶後有變，就在重慶設靈堂祭奠。劉文輝借此為嫂子弔孝前去重慶。

一九三二年五月中旬，劉文輝在一連手槍兵的護送下，從成都經隆昌、瀘州，換乘「蜀通」輪，在他的參謀長王治人，駐京代表冷杰生，駐瀘州旅長楊尚周，駐江津師長張清平等陪同下，二十日下午抵重慶。劉湘派的師長唐式遵（綽號

「唐二瘟」，「唐瘟豬」）和重慶的楊森、羅澤洲到碼頭迎接。劉文輝和他的智囊張富安、胡子昂、段斑結等活動一週，尚未接觸到實質性問題，心裏有些著急；劉湘於五月二十七日，在「逸園」邀請重慶士紳歡迎劉文輝。唐式遵秉承劉湘旨意致詞，當眾給劉文輝出一難題。後來劉湘與劉文輝見面時說：「母親病逝，我很悲痛，其他問題緩緩商議；至於王陵基扣下二十四軍軍械，我叫他交還。他是老師，還不聽我這個軍長、學生的話。」劉湘把交還飛機的事往王陵基身上推。劉文輝只好於六月一日電駐萬縣的王陵基，邀王「尅日命駕來渝」會談。王覆電說：「已辭呈甫公，多因母病，不能成行」予以搪塞。劉文輝無奈，到迴水溝（劉湘住宅）找劉湘會談，又被劉推脫。

劉文輝感到和劉湘的矛盾不可調和，於是就施展他挖牆腳的絕招，借和劉湘的師、旅長聯絡感情之機，收買范紹增（范哈兒），贈范三十萬元，贈藍文彬十五萬圓，此款由范、藍到二十四軍駐渝代表寧芷邨處領取。這事又被劉湘偵悉，范主動向劉湘報告：「督辦，劉么爸送了我三十萬，我交給督辦。」劉湘說：「送你的你就用嘛，你到上海去跑一趟，把局面先打開，我們以後好去！」范紹增腰纏萬貫，便到上海十里洋場過花天酒地生活去了。

劉文輝和藍文彬此時尚蒙在鼓裏，兩人還在勾結。劉文輝在重慶住了三個月，摸清了劉湘要對他發動戰爭。立即返回成都作準備，以決雌雄。劉文輝一走，劉湘便對藍文彬下手，將藍部獨

立團楊煥開調官昌，又以全軍演習爲名，把藍旅的幾個團分割混駐。十月十五日，劉湘下令檢閱部隊，指定藍文彬旅爲攻擊一方而進入劉湘的圍套；劉湘令藍文彬同他前往檢閱，叫藍文彬去劉湘督辦署；剛一進去，劉湘的警備司令李根固說：「請旅長坐一下，督辦就來」。接著，劉湘的舅子周成虎走進來，命令藍：「你把帽子、刀帶解下來，到禁閉室去」。此時藍文彬才感到事情不妙，要求見劉湘；待手槍兵將藍押進禁閉室，此時劉湘才出面，當場宣佈藍文彬接受劉文輝大批金錢，然後向藍旅官兵宣佈藍準備倒戈被扣。十月十七日，劉湘特打電話給劉文輝：「藍文彬製造嗎啡，舉止操功，虐待部屬，糧餉不清，已將旅長撤職，著看管查辦。」這是二劉在戰前「鬥法」的一場精彩表演。

劉湘發動政治攻勢

劉文輝正準備對付劉湘的進攻，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日，由成都到簡陽、樂至、遂寧等地檢閱部隊；然後到順慶與他的師、旅長林雲根、陳鴻文、陳鳴謙（綽號「公爺」）、黃錫煊、王元虎等商討對劉的用兵事宜。劉文輝返回成都，積極備戰，準備乘劉湘及李家鈺、羅澤洲、楊森還未結成聯盟之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出其不意，集中兵力打武勝、合川，直迫重慶劉湘老巢。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李家鈺親赴重慶與劉湘結成攻打劉文輝的軍事聯盟，事後，李家鈺又赴廣安與楊森簽訂聯合出兵攻打劉文輝的協

議。

羅澤洲在李渡首先點燃戰火之後，搶先向蔣中正告劉文輝的狀。十月二日，蔣打電報給劉湘、劉文輝、鄧錫侯、楊森、李家鈺等：「數年以來，中央處理川事，崇尚和平，始終一貫；幸數兄共諒此旨，相與維繫，至今川民稍獲蘇息，收效漸宏，何忍一日毀之。中正深信其爲無稽之爛言；然風聲遠播，群情驚疑，爲之愀然不寧者累日。祈諸兄各飭所部，互相容息，百釋誤會，各駐原防，勿許擅離。縱有不得已之苦衷，亦應呈明中央，靜候處置；萬不宜訴諸直接行動，中央亦萬不能莫視。倘有奸人從中挑撥，或少數部隊，罔顧大局，唇譁鬣端者，尤祈諸兄就近防範，力加裁抑，以維大局，唯諸兄實圖利之……。」

十月二日，劉湘欲派兵直接和劉文輝作戰。他取得蔣中正的有力支持，致電南京政府，聲明因劉文輝又向北道發動進攻，決定短期內將駐宜昌、沙市進攻中共紅軍的部隊調回四川。

十月三日，劉文輝部的陳鳴謙旅在烈面溪向羅澤洲部熊玉璋旅進攻；羅急電蔣中正，指責劉文輝：「素懷囊括全川野心，今既然破壞和平，大舉進犯，其處心積慮，昭然若揭。」

十月四日，楊森打電報給羅澤洲，表示：「萬難坐視，決定武裝調停。」

十月六日，蔣中正致電劉湘、羅澤洲說：「連電均悉，退讓因顧全川安，即係以維護國家，望一本初衷，竭力以避免衝突。劉文輝方面，亦嚴電各守原防、制止侵犯矣。」

十月四日，劉文輝部署就緒，打電給漢口的

蔣中正，謂「輝亦負西防，壁之任，敢冒不韙自棄國人？」對蔣的指責加以辯解。蔣電似乎不偏不倚，但支持誰，卻十分明顯。

劉湘大舉進攻劉文輝之前，爲在輿論上造成聲勢，指使他的師長唐式遵，糾集二十四軍外的川軍師、旅長九十四人，於十月十二日發出「治川綱要十六條」的通電，這就是當年哄傳一時，騙取民衆信任，從政治上孤立劉文輝的軍閥們的欺世惑衆之談。

十月十九日，劉湘指使唐式遵發出轟動一時的聲討通電：「獨有主席兼二十四軍軍長劉文輝……重權輕義，素性猜狠。在個人非載福之器，在國家非重任之材；自隸戒行，好出心機，寅緣時會，操縱兩端，遂有今日之勢。彼據地半省，經濟極充……乃彼兩任省主席，對於治川大經大法，從未提及；而於分化他軍，收買隊伍，鉗制部屬，強爲奴用，則又自詡多能。言之津津，道之鑿鑿，甚至分遣無賴，陰謀暗殺；嗾使匪類，擾人防區，花樣極多，變法層出……更挾其日暮途窮之武力，藉名國防，加倍搜括。弟兄叔侄，遍據要津；家奴養子，橫行廬市。川西南田連數縣；成都市甲第成街。銀行廣設於蓉、渝；商號滿佈於防區。石崇金谷不足比其豪；鄧氏銅山無以擬其高。此非叛上作亂，實友害鄰者乎？」

這個爆炸性的電文，簡直是對劉文輝當頭一棒；既打臉又揭短，其痛處無有過於此者。劉湘這一招數，就連劉文輝的官兵也爲之震動不已！

羅澤洲打響第一槍

劉文輝在北道之戰中，擊敗李家鈺、羅澤洲等部，佔據遂寧、南充各縣防地。李、羅對劉文輝恨之入骨，總想找個機會報復。正當劉準備開戰之際，九月二十七日，李家鈺親自到重慶與劉湘結成聯盟；同時，由李家鈺、羅澤洲、唐式遵、孫震、黃隱、喻孟群、劉邦俊等七部的聯盟亦已結成。李家鈺、羅澤洲急不可待，十月一日拂曉前，羅部熊玉璋旅進至距南充七十里的李渡，向陳書農師的康岷山團打響了第一槍。羅澤洲在李渡首先點燃戰火之後，就搶先向蔣中正告劉文輝的狀。

十月二日，劉湘欲派兵直接和劉文輝作戰，並致電南京政府，聲明是因劉文輝又向北道發動進攻所致。

十月三日晨，劉文輝部陳鳴謙旅在烈面溪向羅澤洲部熊玉璋旅進攻；同時，劉文輝又向江津、永川運去五十馱子彈，作為對劉湘部進攻的準備。

十月四日，楊森以「打抱不平」的姿態，打電報給羅澤洲表示「萬難坐視，決定武裝調停」。

十月六日，蔣中正致電劉湘、羅澤洲，遺賚劉文輝；此時，李家鈺認為出兵時機已到，率李青廷、敖集生、李宗昉等三旅由北路向順慶出兵。在距順慶十五華里的馬屎舖，與劉文輝部的達鳳綱、康岷山、劉榮升三個團激戰一夜。劉文輝與李家鈺、羅澤洲正式開戰後，劉加緊布防，命陳鳴謙、陳書農的王學姜旅，沿李渡至荆溪、瑩溪場、雙女石、太平場一線警戒；王元虎旅增防

蓬溪、潼南交界一線；黃錫煊旅增防北面望水壩、李家場、盧溪舖一線。

由於鄧錫侯、田頌堯、劉湘對劉文輝經常採用暗中勾引、收買他們部屬的「挖牆腳」行為十分痛恨；因此，經過余安民、張斯可等人的穿針引線、煽風點火，七部代表幾翻往來、聯絡之後，大家就以劉湘為中心，秘密結成了反擊劉文輝的聯盟並伺機而動。

劉湘聯軍通電聲討

十月十六日，劉湘二十一軍，田頌堯二十九軍，鄧錫侯二十八軍，楊森二十軍，川陝邊防督辦、四川邊防軍及二十三師的師長唐式遵、王纘緒、王陵基、范紹增、潘文華、孫震、董宗珩、王銘章、黃正貴、陳書農、黃隱、馬毓智、楊秀春、陳離、喻孟群、喬德壽、李家鈺、劉邦俊、廖雨辰（綽號廖屠戶）、羅澤洲等大聯合，通電聲討劉文輝。

十月十八日，正當劉文輝部陳鳴謙、王元虎部在距順慶八十華里的瀘溪舖一線與李家鈺、羅澤洲、楊森三部激戰方酣時，由於潼南戰事吃緊，師長林雲根（澤白）、陳鴻文致電陳鳴謙（萬仞）、王元虎兩部，要他們撤入順慶城內。此時，田頌堯派第十六旅陳宗進、第十八旅劉頂基由西充向順慶開來。劉湘的唐式遵率所部三個旅，十八日到達銅梁。

劉文輝見順慶地區遭到劉湘、李家鈺、羅澤洲及田頌堯等部聯合進攻，事態發展極為嚴重；他乃召集師、旅長商量對策，決定軍事上縮短戰

線，集中兵力對付劉湘聯軍。

十月二十日，劉文輝發出通電稱：「本軍本愛護和平之志，已令前方部隊退出順慶，如再進攻，絕不再讓」云云。

十月二十五日，劉文輝又通電稱：「本軍自動放棄遂寧、潼南各縣，力求和平，避免內戰」。其實，劉文輝是為縮短戰線，集中兵力，對付劉湘的主力。

十月二十四日，田頌堯原駐太和鎮之曾憲棟、羅迺群兩師會同楊森、李家鈺、羅澤洲等部進佔遂寧。在李家鈺、羅澤洲的一再挑動下，一場牽動全川各軍的新的混戰，就從順慶展開了。

自十二月十八日起，戰事重心由北道轉至東道，亦即劉文輝、劉湘雙方主力集結的大足、永川、江津一線。是日，劉湘任命王纘緒、唐式遵、潘文華三師長為北、中、南各路總指揮；準備以王纘緒師由銅梁向潼、安岳進擊；唐式遵師向榮昌、隆昌前進；潘文華師攻擊永川，向江津沿長江西進，並以空軍及兵艦配合步兵作戰。各部均作好準備，待令出擊。

此時，劉文輝卻犯了一大錯誤，他竟輕信人言，捨主就從，抽調大量部隊到成都來對付田頌堯以泄忿，發動了所謂「省門之戰」，而被鄧錫侯、田頌堯拖住了後腿，予劉湘以可乘之機。這時，劉湘率部三路出擊、水空並進，一舉攻取榮縣、井研以東的大片地區，使劉文輝在沱江下游的富庶防區盡失。

十月二十三、四兩日，以陸、海、空軍聯合向劉文輝的潼南、大足、永川、江津等地全線進

攻；戰線長達四五百里，雙方兵力約近十萬人；而竟使用了海、空軍，實開川省內戰之先例。

十月二十五日，王績緒師進佔潼南，潘文華師佔了江津。

十月二十七日，郭勛祺（翼文）旅佔領永川；三十一日克榮昌；同日，川東邊防第二路司令穆瀛洲等又克合江。二十四軍節節敗退；其中永川、江津兩地，本是劉文輝的設防要點，永川由第一師師長張清平指揮彭韓與鄧國璋旅固守，劉湘二十一軍多次強攻，均被擊退，毫無進展；後來，潘文華收買鄧國璋，在兩軍激戰時，鄧國璋突然令部隊後撤，張清平被迫退守榮昌。

十一月一日，劉文輝部在榮昌、隆昌失守後退守富順。江津方面本是劉文輝張清平師的重要防地，駐有重兵固守，孤懸於長江南岸，準備在此與劉湘決戰。劉湘以穆瀛洲部沿長江南岸，廖海濤、何克修兩旅沿長江北岸，海（空）司令蔣達率「巴渝」、「長江」兩艦及「海軍陸戰隊」數百人，溯長江而上。三路大軍直抵江津城下，展開攻擊，配以兩架飛機偵察轟炸。此時，劉文輝部大亂，紛紛棄城往南奔逃，直向合江退去。張清平師大部退至瀘州。此時，北道的李家鈺、田頌堯、楊森、羅澤洲等部由楊森指揮進攻安岳、樂至又迫資中；王績緒師亦向內江推進；鄧錫侯部則進駐簡陽、資陽等地，各軍從東、北向內江推進。劉文輝感吃不消，四面楚歌；於是把主力移至威遠、自貢、宜賓一線，以陳鴻文、林雲根兩師屯駐仁壽，防備鄧錫侯和田頌堯部的進攻。

十一月三日，劉文輝電告蔣中正，提出治川三方案：（一）、軍政大權歸還中央，由中央直接處理；（二）各軍實施編遣改編，統歸中央直轄；（三）由中央明令改組省政府。五日，劉文輝到資中與夏首勛（仲實）、冷寅東、陳鴻文等各將領舉行會議，商討部署資中、內江、瀘州各線戰事，決定死守沱江，力圖反攻。言及戰局時，劉文輝失聲大哭，決心在瀘州和劉湘部決戰。

陸海空軍圍攻瀘州

瀘州，處於沱江、長江匯流處，三面環水，是劉文輝防區的樞紐和沿沱江的防禦重點。城郊築有堅實的工事，沿江搭有浮橋，並在沱江、長江交匯處館驛嘴構築有炮兵陣地，設置水雷及其他障礙物。

劉湘乘劉文輝在省城與田頌堯進行巷戰之機，調兵遣將集中兵力攻瀘州。劉湘亦認為瀘州得失關係重大，故親往督師。攻、守約半月，劉湘親率一團駐瀘州對岸風門壩，指揮他的陸海空神進攻瀘州。

十月二十八日，劉湘出動飛機一架轟炸瀘州，在市內街心花園及附近街道投下炸彈數枚。

十一月八日，劉湘的飛機飛臨瀘州城上空，在館驛嘴、鍾山小關門、陳家壩投彈。停泊在羅漢場附近江面的軍艦亦向館驛嘴轟擊；他的章安平、范子英、郭勛祺旅，在瀘州對岸五峯頂，沿東岸至胡市，將瀘州圍困起來。

劉文輝部增援瀘州的張志芳（仲銘）、高育琮、陳能芬（馨民）旅，均被劉湘部擊退。楊尚

周、田冠五（鍾毅）兩旅得不到援助，急得在城內到處挖戰壕，強迫居民打通店、舖、住房，作為交通路線，準備死守。民衆驚恐萬狀，痛苦不堪。

十一月十一日午後三時，劉湘的艦隊司令蔣達接到劉湘總攻瀘州的命令，要他率艦隻三艘，商船五艘，於當晚十一時起錨，接運穆瀛洲等部三千餘官兵攻城，限令督戰官夜間十一時前到艦上督戰。蔣達接到這樣的命令，真是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川江水域，暗礁又多，夜間炮艦不好航行，而且又無木船、舢板，無法接運部隊。這時，蔣達只好打電話向駐風門壩的劉湘請示；劉湘只說：「只要軍艦按時起航，其餘的事不用管！」原來劉湘的命令，是劉神仙捏指一算後的主意，即：劉湘統率的是二十一軍，今年是民國二十一年，本月是十一月，今日是十一日，又選擇夜間十一時；這樣，只要在這大吉大利之時，軍艦按時到達瀘州城，劉文輝部就會被神靈嚇跑；這也看出封建軍閥的荒謬和無知，而且幾乎造成「嵯峨」號炮艦觸礁沉沒，艦上官兵險些葬身魚腹。但城內劉文輝守軍，仍堅守未逃。這是劉湘進攻瀘州荒唐的笑話。

劉湘幾攻瀘州不下，之後改變戰術，集中主要兵力攻富順，戰鬥十分激烈。劉文輝借夜間向潘文華師猛攻；劉湘的教導師、范紹增和唐式遵部增援，將劉文輝擊退；劉文輝被迫渡江，退出富順。

同時，李家鈺和楊森、曾南夫部也採用夜間偷襲資中；內江又被劉湘攻佔。這時劉文輝部分

向榮縣、威遠、宜賓撤退；劉文輝駐自貢的部隊和提鹽款的人慌忙逃走。劉湘的唐式遵、潘文華、王續緒三部湧進自貢，大肆掠奪。

二劉主力榮威之戰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初，潘文華率五旅之衆，以郭勛祺旅爲前鋒，在距樂山百餘里之三江鎮、五龍場、馬踏井、筍子山與劉文輝部的夏首勛部展開激戰，相持五日，勝負難分。潘文華指揮左翼文昌宮、賴河堤之線；廖海濤、川東邊防軍第一路司令陳藍亭等部受劉文輝部夏首勛的猛攻，勢頗不支，向鎮馬場方面挫退；廖海濤向潘文華告急，潘令：「不許後退，如後退即砍頭相見」，並令蔣尚樸（堯階）旅長云：「此數萬戰士的生命，系於此戰，應加勁扼守。蔣尚樸率三千餘人拼命衝殺，陣腳始穩。劉湘以潘文華擔任正面攻擊，雖有進展，但過於突出；乃令潘部退至長山橋、嘯天嶺；又令退白石溝（距榮縣十里）。郭勛祺旅以嘯天嶺地勢險峻，應在該處奮戰，不應再退而與潘文華面爭並給劉湘打電話；但劉湘以固守榮縣、井研爲戰略要務，嚴令後撤，不得違誤；而老君臺在白石溝前面，防守老君臺的唐式遵團亦正撤走。殊料白石溝地形狹小，無險可憑；潘文華乃令各部回師老君臺。是時，劉文輝部冷寅東大部擁到老君臺；在此地，雙方使用兵力約達二萬人，血拼竟日。同時，劉湘的唐式遵師由井研向仁壽進攻，與劉文輝的冷寅東師在東林場遭遇，奮戰三日，劉湘部退集榮縣、井研固守，守衛自貢。

二劉混戰，時間達一月之久，雙方損失很大。劉湘稱：「此次井研、仁壽之戰，衝鋒數十次，敵軍死亡二萬餘人，精銳喪失殆盡。」戴傳賢說：「此次之川亂，雙方死亡至少在五萬人以上。」十二月二十六日夜，冷寅東以劉文輝名義致函劉湘，以「兩軍久戰，徒苦人民」爲辭，建議雙方停戰。劉湘也正苦於官兵疲憊，無力再戰，得信後喜出望外，立派潘文華爲全權代表，與冷寅東約在長山橋雙方舉行會談，議定：劉湘二十一軍駐紮白石溝一線，劉文輝二十四軍駐紮筍子山一線，各守陣地，不得射擊，維持對峙局面；劉文輝今後仍駐防成都，保持現有防地，並不得對鄧錫侯、田頌堯進行報復等等。

混戰告停準備再戰

榮威之戰於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宣佈結束，劉文輝失掉了川北、川東、川南地盤；他的第三旅旅長楊尚周、第七旅旅長田冠五在瀘州投降劉湘。接著，獨立旅旅長鄧國璋、第九旅旅長陳鳴謙又先後倒戈。最使劉文輝痛恨的是鄧錫侯，當自己與劉湘在榮、威決戰時，鄧卻支使師長黃隱伙同田頌堯從二十四軍背後出兵襲擊仁壽縣藉田舖，劉文輝怕背腹受敵，急忙收兵與劉湘言和。一九三三年一月初，劉文輝在眉山召開師、旅長會議，改編部隊，整編二十四軍和川康邊防軍爲八個師，九個司令，總兵力爲十一萬左右。劉文輝自視兵力、物力、財力及地盤都超過了鄧錫侯，一舉打倒鄧錫侯即可接收他的防區和部隊，爲稱霸全川創造條件。

劉文輝由於對鄧錫侯之憤恨，在率兵從眉山返回成都途中，就施放「和平」煙幕，發出通電稱：「這次返蓉，是在商救治理；乃道路傳聞，省會風鶴頻驚，慮我報復，實際絕無此意。如果人皆高興好勇稱兵，不惜貽害地方，以累我父老昆弟，文輝責無旁貸，亦不得不與周旋，以維大局。」一九三三年一月九日，劉文輝率部隊到達雙流縣簇橋和華陽縣白家場，即被鄧錫侯有意放入成都的田頌堯、李家鈺、劉存厚部隊阻擋。劉文輝認爲，身爲四川之省主席，連省會成都市也不能進去，成何體統？氣得他直跺腳。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三日，劉文輝返回成都，與鄧錫侯、田頌堯晤面，表示決意開誠合作。商定成都行政、財政機關，由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三部平均分配統籌，並各派一個旅，交由向傳義主持之軍警團聯合辦事處指揮，以維持省會治安。由於矛盾重重，不少問題並未得到真正解決；只維持了兩三個月的平靜，一場新的混戰又將爆發了。

中外雜誌工作信條

表揚好人好事
端正社會風氣
辨別是非善惡
服務世界人羣